

集部

庸菴集卷十一

元 宋禧 撰

序

送徐彦威序

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矣則並生於世曠萬里而相感者又豈無哉不唯是日月麗乎天至高且逺也陽燧方諸一燭其光而水火出焉何物之無情者於在天之象亦相感若是耶然則有識之士抱忠義涉艱險拔羣而往

不失其所依歸於當世宜矣吾鄉徐君彦威自幼篤學有遠志既冠以進士業試弗利乃他進以仕一旦脫身變故繇海道走京師遂見今中書左丞相河南王於軍中即擢掾詹事院未幾承制除崇文監典簿以省親請歸江南王速其來今又上道矣彦威越人也自越抵王國不憚海道艱險於當世大人德業俱盛者知所依歸而有遇若此豈非忠義之心曠萬里而相感者歟夫有忠義之心者然後能憂生民慮社稷而一已之富貴

弗謀也自寰宇弗謐國家遺材與無辜之衆委於塗炭多矣任天下之責急於削暴除亂者寧能遲遲其進而尚有所待乎不然人心之望已極而易於失之也彥威辭父母去鄉井感發蹈厲而復有萬里之行豈徒然哉至之日於所遇者而亟言之吾知其忠義之心必有濟矣富貴云乎哉

送龍子高序

儒者龍君子高楚之瓌材也蚤習進士業以易春秋之

學試於有司有司類循常踵弊不肯一顧取雄傑之文以勵士氣子高既不得志遂不屑就試席圖進取而教授草澤之間以自樂幼彊記今已四十餘備涉變故而經史百家之編舊所嘗過目者歷歷能暗誦不遺忘其資有過人者矣往歲寇陷楚地子高即盡室抵吳而又抵明越其抵越也寓吾州之歲為多雖見禮公侯貴人而樂居於山野躬率家僮藝菽麥果蔬牧雞豚力桑麻以佐衣食費間徒步入州郭好事者留飲酒為文章輙酣

醉歌吟竒氣溢出不可覊束及語當世事則未嘗一啟齒一側耳與焉其處患難又有人不能及者矣今年春子高在海隅聞皇太子奉征討之命駐於晉兾總兵少保公朝夕在左右進天下賢才以輔中興之業於是皤然有所發公侯貴人因資其行而浮海達焉可為世道賀矣夫在春秋時晉楚之彊稱於北南然楚之材實用於晉者楚不能用其材故也晉以得材而盛楚以失材而衰材之有益於國也若是哉今九州四海之地皆國

家版圖所載其有貢賦不入之處非春秋之國受封王室者比也子高以瓌材拔衆能潔身去楚亂客明越既久而一旦有晉冀之行苟有所遇不有過於春秋人材之遇於上國者乎且進退以時易之道也子高困於退者已極矣其退而進進而亨以深謀遠畧佐太平之復不在斯時乎予以子高習知春秋之事而又明於易之道故於其行樂贈以言而且為世道賀也

送胡正辭史景洪序

余友胡君正辭及史君景洪皆世居餘姚與余同邑而早交者也正辭之子南字汝周景洪之子愼思字孟通又皆自幼異羣兒而予所愛者也既冠皆以家貧急於養同時為書佐行御史臺以積勞從事部使者於廣西有禄亞其掾將行皆徵贈言於余余以其世同邑吏同舍奮發同其志有海道萬里之行又同舟以濟而同處以食其禄是二人而一體者也二人既一體而於余又同為通家之子則同其文辭以贈不為簡矣嗟乎汝周

嗟乎孟通皆余所冀其遠詣者歟自國家慎所任南士之不得入臺憲久矣二子何幸而有際於今時也哉然以余觀之所貴入臺憲者以得行其志也得行其志而善弗揚惡弗遏逆民之好惡積鬱之久而一旦有所發安得不為姦宄之乘也天既悔禍於已極而有弭禍者出焉則臺憲足以行其志者有冀矣當兵難大作嶺表幸無事而憲綱之端重自若也今二子從事其閒豈徒以臺憲之入為幸哉其志固有在矣吾聞黃金明珠象

犀玳瑁諸怪奇之物皆於南方萃焉二子之志苟有在吾知其於是物直與土芥同視而不為遠諸者之累也二子勵乎哉

送倪叔懌序

夫業不可不慎也而士之業最優然業士者又有浮華篤實之辨而氣化之盛衰繫焉是故氣化醇厚則學成而輔世者往往皆篤實之士而浮華之習不能勝嗚呼篤實之士恒學其所當學舍是以浮華而陷禍者衆矣

況可厭士之恒貧賤而徙其業乎吾鄉倪君叔懌業士而篤實也向者干戈之際益以家貧親老為憂不能無藉於授徒之力余嘗解其憂而喜其卒業於士也以謂考亭師友固嘗仕進矣當其時不以仕進為樂而以授徒為安以今觀之則授徒之安正未可以仕進易之況未始仕進者乎叔懌於余言既無所逆其心矣今又從上虞魏氏之請而客授得其所吾見其學益充業益富他日輔於世莫非篤實之所為而已與物並受其福也若

余者固亦厄於生事之不足而學失其時矣猶欲勉強其所當學資友之篤實者以策其庸怠而叔懌今遠我而離處也則余不能無私憾矣雖然叔懌豈恒遠我者哉其有以策我者未可量也於其别序以贈之

送應仲珍序

三代而降天下士大夫以名節為重之死而不失者莫東漢若也東漢風俗之美實倡於嚴子陵先生一人而已先生生於餘姚耕釣於富春至今其髙山窮谷野田

長川煜然有光而不泯苟知慕其人者雖去數千里而遠孰不欲一往而觀其遺跡盖風神氣韻之相感不以古今遠邇而有間也餘姚吾鄉也吾鄉有書院曰高節其耕釣之所有書院曰釣臺皆以先生而見重於天下者也釣臺在今建德之境建德去吾鄉數百里耳其邑人應君仲珍以至正庚寅冬來長高節高節有海地十頃而歲入甚艱仲珍以七口之家旅食於此滿三十月行橐竭矣不能俟代者之至而歸之亟矣嗟乎昔者嚴

先生託於仲珍之鄉亦客耳何其能優游於雲山江水之間也使如高節不能久留仲珍豈能遂其畊釣之志也哉且仲珍之寓吾鄉不可謂非仕者也仕而禄食其與秉耒而田投竿而漁者豐約有間矣而仲珍嘗與吾語則反有羨乎彼而無樂乎此何也嗟乎以仲珍之通經學古才長而識敏年幾五十為一教官於荒凉寂寞之濵使其妻子奴僕恒有饑寒之慮欲逸心肆志自同於古之抱關擊柝者不可得不待仲珍之言吾固知其

無樂乎此也然其於嚴先生素慕其人而得以縱觀其遺跡視吾雖生長其鄉未得一至其釣臺之下而悵悵以思者不猶足自釋乎於其行餞之嚴灘之上以其志而為之歌曰有田而耕足吾食兮釣於江水坐磐石兮磐石兮坦坦余何為兮仕而蹇懷故鄉兮思古人盍歸乎來兮樂山水以繾綣

送盧彦文序

魏郡盧公守吾州之明年予自遠方歸謁鄭君元秉於

北郭元秉方賣藥以養老母且聚子姪輩教之通經學古是務里中子弟知問學者亦皆受業於其門其廬之東偏有所謂山輝軒草樹森秀旁有流泉啓牖而坐不知其居之近市諸生藏修其中莫不有自得之色有一人予不之識又獨氣貌嚴重鏗然作北人言所辯質落落皆經史大義竊異而詢之則太守公李子字彥文者也自是數造山輝軒必與彥文語良久二年之間益得其為人蓋其志不藉父兄致顯途卓然欲以經術自奮者

歟今年春太守公以年滿七十一旦致印綬民踵門固請則固謝曰吾老矣今而後知聽訟之勞未若聽吾兒讀書之為樂也公寛仁樂易豈無意於民者哉其所以為子孫久長之計固不以濟世之務而忘之然則彥文卓然欲以經術自奮乃公之所望於為後者乎嗟乎公卿子弟固不可不知所以學也彥文雖不欲藉父兄致顯途然當今顯途之致者往往乃公卿子弟苟不學而仕其不陷於欺君病民者鮮矣嗟乎公卿子弟固不可

不知所以學也彥文則知之矣他日事君而無所欺治民而無所病不基於今日所講學者乎若予則世力農者也固當服耒耜以共公家之賦然私心猶願借舊家藏書於耕穫之隙伏草舍燭松薪不計其功而讀之有激於中則扣牛角而疾歌若是亦足自適乎否也彥文行余無所贈姑序納交之由無已之志是誦益為公卿子弟好學者之勉云爾

送蘇生序

天下有學而宗孔子者莫不設官置吏以治其事於官吏之間司錢穀而躬其會計出納之勞者曰直學直學之役滿以三十月則以儒者所業試於部使者業中其程然後受檄行省若宣閫得為所謂教諭學録者國家慎於用人南方以儒出仕者舍進士則直學耳故直學於進士雖有遲庭而繇之以躋清顯者往往有之人亦艱為之也至正初復行科目之法於寒遠劬困之士有所優既以下第春官者為學正若山長又選諭録員於鄉閫恒

貢之外於是縣直學滿考者乃補小吏州縣間而校官不復得為矣吾里蘇生自幼以謹厚鄉學稱於州庠長而為直學既滿考自念當補小吏日抱簿書奔走俯伏羣有司之前稍失其意受鞭笞泥塗望馬矢間乃奮然歎曰大丈夫苟有志何趨不可到顧為是耶遂發篋取舊所讀經去之郡庠從師而卒其業父母喜而資之且祝其有所就而歸其姻戚王孟陽為徵贈言於余嗟乎生之歎誠是矣人固不可不擇所以自處而負天地父母

也夫賦形萬物中而得為人類幸矣人而得為男子為耳目聰明者而生於衣食厭足之家而父母祝其為賢無為不肖非幸而又幸者乎於是而不知所以自處則為負天地父母之所以生我祝我者矣李斯之為人也固不足道然方其年少時為郡小吏見鼠之居廁與倉中者而有所感歎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而致位三公則於自處貴賤之地亦知所擇矣特其學術不明急於功利而不能堯舜其君民是足罪也今生齒弱而

質美未及辱為小吏固已奮然發歎欲以大丈夫自處而卒業於舊學此其志何如哉雖然為學有道取聖人之經而讀之無所踐而不驗其實斯為善學者矣不然徒知從荀卿而學焉者則於為人賢不肖猶未知所自處也以生謹厚之質遠大之志從明師郡庠而日學其所未至則居廣居行大道如孟子之所云者不亦可望乎余既避生之行又重孟陽之請於是乎言

送宋彥中序

邢臺宋君彦中世家子也以父廕補吾州税使税使有恒課而無恒禄彦中為之課足於官衣食不足於家而其才有餘於所用也噫吾因彦中有所感矣古之仕者之見用於當世也官焉而任其才禄焉而養其生才無所任是謂徒才生無所養是謂徒生任其才而養其生當世無負於仕者矣然於仕者之子孫也又世禄而不世官官惟其才不才而官者未之有也後代之任官也不惟其才而惟其世者有矣以世而官官而無禄者亦

有矣以世而官官而無禄無禄而有才者亦有矣以世而官官而無禄無禄而有才有才而無負於當世者厥惟鮮哉彦中之仕於斯也課足於官衣食不足於家而其才有餘於所用當世無負於仕者乎仕者無負於當世乎噫吾因彦中有所感矣彦中授代而去吾鄉岑子鞹率其黨爲歌詩以餞而徵序於余余因彦中而有所感也於是乎言

送王伯貞序

聖人之用兵所以救人也而人有死於兵者葢其不幸也非聖人之心也用兵而不得聖人之心而人之死者始衆矣是故聖人未嘗為人易言兵又未嘗不慎於戰也今天下以盜為患不得已而用兵數年矣聖天子未嘗不以殺人為憂盜之歸順者且宥其死況於非盜者乎然則盜宜平而未平兵宜息而未息任將帥者不得不反求其心韋布之士不得不懼於言兵而以仁義為說也任將帥者反求其心而得其所以救人者韋布之士

懼於言兵而有啟於將帥有德於生民吾知天下之盜
不足平矣況陷惡於山谷者乎四明王君伯貞才鋭氣
銳嘗從鄉先生問學而懼於言兵者也以功巡徼處之
美化告行於常所來往且曰吾之仕所以圖為學也即
仕有所不樂當縣處省親於温遂謁郡守竇公退則讀
書鴈蕩山中而仕與否未可知也嗟乎伯貞吾閲章布
之士亦衆矣何伯貞有是志也昔子張子登歲以孫吴
之說見范文正公於邊公以聖賢之學勸之而卒有所

變矣今伯貞之見寳公也吾知其非獨不言兵而公有以成伯貞之志將不在於美化乎伯貞之志成而有以救人將不在於用兵乎於其行預以賀之

送靖觀序

靖觀東海婦也其家世業儒末㪅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貴賤禍福往往奇中中年家祚落從其夫滄洲生遊江海間滄洲亦儒家子得其妻之術强記能文章過之簾市售其術問者則皆之靖觀氏

靖觀清而弱日推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日而駭之予嘗與之語而知其人矣盖非婦人也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吾之生重不幸矣而以生年月日為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不知吾之生者果惟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吾之生也天固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洩我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猶索日於影況於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吾特吾之耳又

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否乎然則世之罪吾者固不少於生吾者也噫婦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吾其可以婦人目之乎吾聞藐姑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乗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吾嘗疑之今乃知固有其人也人惟見水而能溺火而能熱不知溺我熱我者又有所謂水火者焉靖觀室處者也千里而遊數年矣盖無一日而不在

水火中也不為其溺且熱其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之矣居北海之中彼何人也

送毛先生序

至正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余友上虞柳君景臣寓書於余曰天台毛先生世業儒其祖架閣公以科第起家而先生不願仕進讀書田里間以樂自號緑野翁最深於地理書間遊四方覽古今塜墓於名山大澤之間考王

侯將相所自出以驗其心目之所得者今已七十餘而筋力尚强為好事者穿林木踐荊棘陟降崖谷未倦也留吾邑頗久歲宴而歸以吾與子最善敢徵言以贈余曰管郭之學固考亭師友之所嘗講論者也而禍福之徵蓋有其理何可以不信毛先生以儒者之學而燭理於此其見信於人可知矣雖然以今觀之則又有可感者焉毛先生當承平時周流四方其山川形勢人物氣燄固能記憶也兵興以來雄藩大郡蕩為草莽不知王

侯將相所出之地其一樹一石不徙故處否歲時復有子孫擁車騎列牙纛來省視否禍福之徵果一一可推考否遼遠阻絶者其事不可知矣而目前達官小官能捐軀報國奮出千萬人之中而沒於鋒鏑者豈無其人其骸骨得有所藏否妻子不流離凍餓道路否毛先生為人擇葬地於忠臣義士尤所注意也不知有相求而遇者否乎苟有其事名公大儒當秉筆而書矣奚待區區之言以為贈也

庸菴集卷十二

元 宋禧 撰

序

送李元善序

耕桑而衣食給力學而心志寧父母優游於其上家人和説於其下此四者天下之至樂也人之生斯世也於是乎具其樂豈不為幸民哉上之為政也使比屋皆然豈不為治世哉噫事近而易能理大而最切而求欲兼

有乎此者恒以為難其有關於世運乎其無關於世運乎東平李君元善齒少而才茂志廉而行純好古力學之士也然而生事亦難焉其尊甫淹於下僚與母夫人俱老矣時巡徼吾州之三山俸禄之入僅支於豐年況有修豫之資乎元善恒用是以戚戚也辱予交每見即講學既而曰若世故何予之志亦粗與元善同而所處則又羨元善為裕於已也以予元善是羨其不幸之甚可知矣雖然親老無以紓其憂累重不能弭其謫唯生事

不足然也然周於生事者往往委為庸愚以終其身則所值未可議其幸不幸也天其將啓斯人乎焉往而非曲成之地政不足病也天其無意斯人乎亦將竭其力之所能未敢遽自棄也況元善徒以家貧親老為慮非如於四者之樂俱不足也元善之慮固大猶可以少安而問學況親禄將日厚乎若予者誠不可一日自寧也抑予之不寧猶將殫學以日新為幸則元善當視予以自慶而益勉矣嗟乎惟元善為可與道此也至正四年秋

元善將以事適江東且因以求師友夫在行而學不輟非孜孜愛日者能之乎君所至見學者或有如予之甚不幸試以予言質之庶有發也

送吴管勾序

大率天下之物無恒伏之理是故有所伏必有所見見於今日者乃伏於前日者也當國家承平之時兵伏而不用矣非獨兵也黄金珍玉遠方瓌奇之寶伏於公藏私匱民生日用所罕見者焉非獨寳貨也人才之產於

大江以北者布之職位而有餘南方山澤之間懷抱德藝用之未及而佚於其下者固多也天下難作兵旣興矣向之伏者紛然見於世而遐邦僻壤之才不得久佚於下而勞於進用矣噫是豈不可以觀起伏相尋之理乎四明吳君警敏達事變有志於當世久矣以軍旅之功爲吾州稅使滿考謁選江浙行省調官慈溪之鳴鶴場佐其令丞治鹽賦以向者觀之亦可謂奮起其伏者也然君之才過衆人遠矣雖與一時之效用者奮起其

伏而淹於莞庫之流未為得其所視氣銳力盛一舉足而躋於高顯者寧無介於其懷耶雖然仕所以行道也道之行不行君其審之矣職位之崇卑豈在所校乎君固以家貧親老而祿於下位苟食焉不怠其事學焉益廣其才則自是致高顯而行其道於所遇又豈不可冀乎吾觀善類之起伏固非偶然者也

送宇文先生後序

松江屬邑二上海為邑自華亭以別以二邑而府所隷

而上者即江浙行中書省馬彊實宋之一邑而賦之出至今益重宋紹熈間米之賦於秋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千三百有竒其季世有公田之役而賦以增國初理土田增於宋賦延祐間復理而增之前後以罪人家田没入於官其賦又再增之蓋今七倍於紹熈者矣民其困矣乎其地之在東南者勢為高灘澱之水弗利焉且復於海水之滏民漸墾而殖之殖宜菽麥間有稻其田者以雨而獲賦不可以恒舊以廷議得改賦菽麥量如米

自是民益墾其地有司比收其賦行中書省以外舊數欲米之又嘗為漕餉弗給故所賦菽麥者以米賦米以量責缺賦焉其彊歲每不熟視其災者又多熟之役於里者往往破家以償猶不足凡賦之積逋至至正二年十餘萬石其民益困而責之益急然終不能足於是行中書省擇官之賢能者冣其事而吾州别駕宇文先生實受其任至則考其圖誌究其吏牘察其輿人之言愀然歎曰松江之民受困如是乎復命丞相府請地宜菽

麥者菽麥賦之漕餉之缺者以直當量災而不熟者蠲其征卒從先生請松江之民德之矣會稽於越郡為劇邑且臨乎上者朝夕偵之斷公事不當理民即赴愬郡府譴立至南陽宋公為郡時其邑之官以事空用先生攝一邑事數月宋公天下名能官者明廉有威屬司恒慄慄恐獲罪於先生所行悉是之常呼為先生云繼守郡者台哈布哈公也公剛正其待下猶嚴唯待先生者如宋公數以旁邑事煩之決陳牘數十事素習吏者服

焉嵊以鹾直十五萬緡屬邑之業賈者營其課歲久弊出幾亡直矣先生即復其直而筭不一施吏又服其能云先生為政所至民愛其惠觀其惠於外者固能吏所及而誠意感孚不假智力而庶績以成又有出於能吏所恃之外者矣宜乎喜聞樂道無間於内外之民也其授代而歸也賦詩以送者不約而集趙君素軒既以其惠於吾州而民不能忘者敘之卷首矣其所畧者竊著於末為後敘以誌夫喜聞樂道之意云爾

送岑景融序

至正甲申歲二月二十六日予友岑君靜能之從子景融將有武林之游具舟於江之滸矣其姻戚朋友即龍泉山之椒飲餞之而予與靜能在焉酒酣俯江而望則瀰然之潮快然之風自東而來者若趣夫景融行也於是景融興席而請曰男子之始生為之桑弧蓬矢以射蓋有志乎四方也其之齒已壯而局促乎一室之間無所事於世非男子為也今出而遊矣願先生賜之言以

張其之志予因告之曰人之游而志是達也猶舟之行於水而途是趨也今子之行風無逆乎子之舟潮無背乎子之舟順是以往雖一日千里不難也然亦知夫不難於此而難於彼者乎去此四十里有所謂七里灘者吾見其有經宿而不得過者潮之不與舟逢也又五十里有盱江焉又二百里有浙江焉吾見有數日而阻於其津者風與潮不利乎舟也行而有所難有所易天下之途皆是也使乘舟而行者見其易即躍然以進見其

難即弛然以退惡能至於其所欲至者哉雖然舟之行也有道帆櫓之是利資糧之是儲何難之不可待而進也景融之遊之道盡於舟焉觀之勵才業為帆櫓積忠信為資糧相時而動不以易而進居易俟命不以難而退於古之豪傑之士事於世者之所至而求至焉吾於景融之遊有望矣行也景融予之言有張於子之志者不在是乎時靜能藏器山澤而老矣舟之利帆櫓儲資糧而無四方之行者也聞予之言亦以為然遂書為送

景融西遊序

送張彥禧序

王良善御御必取善馬馬之覆車者王良不以其徒力取也是故王良雖範其馳驅在馬不在王良馬之善馳驅者王良能取之不苟則凡取於王良者皆善馬也夫善御者之於馬尚然則善治者所取皆善類宜矣分省員外郎陳公以總督鎮兵臨吾州三年於茲兵民皆安之惟恐其去盖善治者也在其幕以佐治者莫非善類

張君彦禧其一也彦禧敬慎慈恕樂於無事不要權以封己不逞欲以厲物其崇信古訓灼知禍福之原者歟當法制變通之際使彦禧偕羣有力者馳驅當世孰曰不能顧循循蹈規矩若無所為於其間者是誠何如哉非陳公不能取彦禧輩以佐治非彦禧輩不能得陳公之取也吾於是有感矣自古為治者治於任德不任才任才不任德未必無所快於心者譬若御者之於馬而唯力是取其馳驅長阪窮日不輟足而有餘力及遇險

阨勇進無畏難又策而亟其步不知其覆車之禍往往在是也然則陳公之取善類彦禧以善類自處吾知其有燭於是理也較然矣彦禧以賢勞當陞而徵余贈言余雅敬彦禧於善御善治者又有所感故著其説為彦禧贈

送樞密經歴李侯再守奉化序

漢循吏黄霸前後守潁川治行優甚及為相則弗逮人之能固自有槪哉然自漢至於今千數百載天下為守

者何限而霸之名桀桀在人口齒鮮有過霸者霸之能

又未可少哉夫能於守不甚能於相非其心慮之有更

局其質馬耳矣然則傳循吏者不以彼損此厚矣乎晉

寧李侯元中前守奉化有能名選樞密經歷吾州分院

所涖也軍旅民人咸倚以重侯贊其治又有能名居吾

州甫一歲奉化人懷其治行不少輟白於公選又奪之

去還其前所治吾州雖以其先大夫治與葬所在尤厚

於侯而奉化固奪去留弗獲噫李侯再治奉化何其有

似夫前後之為頴川者乎或甞疑霸之後世道益不古循吏之行其諧於古益難以李侯觀之謂古今之道果有二致可乎然霸能於守不甚能於相李侯治奉化有能名進而贊治樞密又有能名則設使居相位其有甚不能乎噫霸之能於守不甚能於相者局其質而學之力或有缺也李侯其質邁者歟其有學者歟兵革之後國家選賢能於内外愈難其人則侯再治奉化茍益有能名安知其不致相位而能於相耶雖然能於相者若

伊傅周召則尚矣下之又奚敢為侯道哉樞密管勾吳君其以余舊遊於侯之去徵言以送故有循吏之說而且以治世之為相者望於侯云

代劉同知送危檢討還京師序

至正三年天子詔修近代史之未修者而宋氏之事竊紀於江南草野閭者甚博實採摭者之所資焉明年經筵檢討危君太樸奉使購求其書周流楚吳越之疆搜微抉幽極其心力之所及而後去宋之叔世其人才出

於四明者為盛至今文獻猶有足徵者君至是留四十餘日得書七千餘卷以還於當時名臣若樓公迂齋猶以無可考其行實為憾餘姚於四明為鄰邑孫公燭湖趙公平菴之家在焉君往還求其逸事而皆不可得其詳亦以為憾君吾故人也遇於是邦目擊君之所以為憾者其於凡賢人哲士言行存泯之際可謂深所致意者矣夫古之賢人哲士所以修於身而用於國其一言一行固可為後世法然亦無意於後世之名而為之而後世

史氏以不得其一言一行著諸載籍為憾者此則好德之良心而有志於史述者也且吾因是有所感矣賢人哲士既有以見於世其可以不朽者未及百年猶或寖以湮沒則夫閭巷之匹夫匹婦秉義勵節而無所託者欲死而不朽亦以難矣然則任夫發潛誅奸之權者其又可以苟簡之心乘之哉此君之憾所以為慎其職者之所為也雖然遺憾於今者固當時職史者之失以有志者觀之亦足以為戒皇元一統之盛亘古所未有人

才之出與氣運相為盛衰則令顯而廊廟之上隱而巖穴閭巷之間其有豐功偉烈潛德卓行可論次史氏為國家之光者豈少也哉君還館下凡執遷固之筆者為我謝曰聖天子慎擇史才豈特異代之史是修而已固有所宜汲汲盡其職者諸公無亦後之有志者之憾是貽也

送王巡檢赴岑江序 原註丙戌

至正四年天子以河南北諸郡災於水民死亡不可勝

數悼心殫慮日夜不遑寧惟拯其饑溺若弗及是憂倉庫之不足承於是募天下庶人之不隸刑籍者入粟授官有差而吾邑王君其以五百石有奇受九品官巡徼明之岑江希遇也天子法三代為治恒慎名器不濫以畀人四方臣庶饒於財不得自致於貴顯職競周行者乃於此時得以其所饒穫其所缺而慕望者茲非幸歟然世俗為其以貲進而易之見易者亦踧踖不自奮諱言其所自噫是特末之思耳三代以降論治必曰漢氏

漢之賢能仕而得列循吏者亦榮矣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人而黄霸者治行尤異霸之仕葢以入財進也公孫弘號儒者以賢良徴為博士位至三公而君子則有以議之以為霸之弗若以是觀之世之賢能困於阨塞則已苟有道路可進足舍詭遇媚竈羞妻妾者弗為皆賢能之所得為也今王君東海一布衣當聖天子慎名器之時藉先人遺貲獲官職於希遇其可不思所以自奮哉廵徼之職雖卑厲治行之首將在此矣黄霸何人也為

之則是有治行如霸遭時如霸安知為二千石為丞相傳循吏於良史氏照耀竹帛者難致哉雖然君之抱負有出於霸之右者又非予之所能窺也解世俗之見姑以霸言之耳君其思所以自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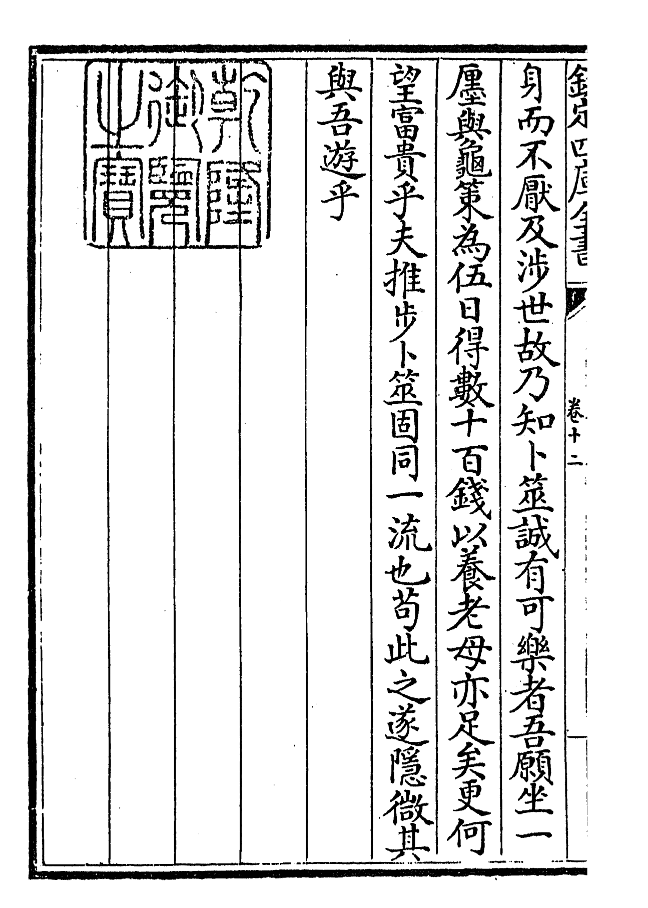
贈程隱徵序 原註戊子

世談術家之善推命者必曰唐李虚中氏虚中儒者而術家宗之是得其學之一端耳韓子誌其墓稱其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輙先處

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説汪洋奥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叅錯重出星官歴翁莫能與其校得失自古術數之學無踰李淳風浮屠一行者而虚中與二子並著名於唐至今雖婦人小兒皆稱之則其於五行書信深矣五行之禀在人有一定不可易者其晚年乃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黄金服之兾果不死而卒以疽發背死符其所夢噫虚中于已之壽夭獨不自推乎信道士説而於五行書顧自信不篤何也吾於此不能無疑於虚中矣金

華程君隱微涉通羣書晚年隱於術家以所謂緒形五星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亦稱百不失一二公卿貴人慕而問者一以其法決之未嘗顧其喜怒而依違其說或謂其利一時之遇者不爾也隱微曰吾之遇不遇有命焉安能為人紿言命也噫隱微之術吾不能測其於虛中者何如以其篤於自信者觀之不賢於信道士說徼幸於長生不死者乎隱微於此可謂有儒者之學其足尚矣吾嘗讀日者傳竊怪司馬季主者樂於卜筮終

身而不厭及涉世故乃知卜筮誠有可樂者吾願坐一廛與龜策為伍日得數十百錢以養老母亦足矣更何望富貴乎夫推步卜筮固同一流也苟此之遂隱微其與吾遊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庸菴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庸菴集卷十三

元　宋禧　撰

序

贈李生序 原註庚寅

始余聞四明李生遊江海得秘方能為人治奇疾皆命日而愈然聲容冠服不能撼貴顯知其名氏者特山谷田野之人余固識於心猶未之信也去年春姻戚應生者生疣於目表大若核桃而長未已别六七日而見則

帖焉如平常問其故乃李生為之也余於是欲一識其面目今年余與河南郭子振讀書吾鄉圓智寺夏五月李生過余而留焉子振舊病痔良苦以余之言從生治之浹旬之間若實熟蔕脱而其疾去矣噫世之病疣痔者無間於王公貴人而得其秘方者甚少也疣痔之病不甚於龜手者乎古之人能使手之不龜者足以取富貴況治疣痔而得其秘方如李生者乎然李生不矜功不責報與人言必依於忠信孝弟無富貴利達之望則其

不遇於王公貴人者豈果係其聲容冠服之間乎子振吾州太守公之子也其親舊多大官鉅族以生能去所若先以錢帛又圖報於後生辭曰富貴貧賤吾自知得甘旨以養老親足矣尚何有願於其外乎子振益嘉其志遂徵詩吾黨以彰之余為題其首

贈徐君采序 原註辛卯

前廿年余始交山陰徐君君采君采時以龜策隱市廛中郡之士大夫皆與之往來其擬游京師也安陽韓先

生以文贈之且稱其雅好琴書而於岐黄氏之書則未之習也數年來余於吾鄉聞君采客錢唐能治痔取奇效馳聲公卿貴人間心竊異之去年秋會諸錢唐逆旅以他病求君采治者日集其門益異而問之則曰吾於張仲景著論以習驗於人矣噫君采久不見何其多能若是耶今年余復至錢唐見其藥室所張皆德其愈疾而贈以文者則君采之於醫信有濟人者矣余觀士之懷仁抱義者莫不有志於當世而求其得行其志者恒

少也余行年四十矣固知仁義之施於物者惟醫猶庶幾焉然學之已晚懼其不足以濟人而適足以累人則于醫又不能為已自今以往徒羡君采醫業日益精濟人日益衆亦足以自快其心而忘其貧也廬陵邑長竇侯以其伯氏甞危于末疾得君采活之而不忘徵文於余以贈之於是乎言

贈許仲舉序 原註甲午

疽發於背危疾也天下之人無知愚舉知而懼焉然其

始發也甚微其可見者僅如粟豆比天下之人又往往忽焉而治之不蚤以致不救者多矣苟於其始發之微即艾以灼之不痛而至於痛痛而至於不痛其疾易治且易愈也三日不治至五日五日不治至七日十數日則横逸肩背壞爛不可收拾至是而欲治之亦難矣幸而毒未内洞而遇善醫者必盡去死肌易新膚凡百無所觸忌庶乎可冀其不死俟其血氣内充而外固飲食起居復其故常非以歲月計不可也然則人有是疾治之

不螯而得生全者特幸耳吾鄉吴易之先生年已七十而背發疽雖覺之三日之外然治之不甚緩治之者又得里人許仲舉能循古法不敢以私意乘之故收功於旬月之間無甚難且危也吴先生疾既愈不忘仲舉之功思所以彰之而徵言於余噫緩急難易之辨非獨治疽為然也天下之事其類此多矣以作難者言之其初迫於不得已而人自為計其後徒黨稍衆而聚於山谷又其後形生勢長抗官軍犯城池而生民陷於塗炭貽

慮於廟堂之上不淺也天下方以治難為務其緩急難易之辨與治疽者相類而於余心適有所感于是乎言

為趙仲容贈孫仲麟序原註丙申

山陰趙君仲容寓吾州孫君仲麟氏有年矣仲容在州郛數與予相見今年來不見仲容者半載一日遇諸途問曰何久不見子也仲容曰吾病疫兩月幾與子不相見余駭而悲之且自責不知仲容病也又一日仲容過余曰吾有請於子子無吾辭余曰何謂也仲容曰日者

厲疫流行受其災而至危者莫吾家若也吾家無旬月之蓄而親戚僮僕無一在焉吾既病甚吾婦吾二子又相繼病病甚於吾四人者同卧一室相顧待盡微吾仲麟氏盡為鬼矣仲麟於吾非親戚之屬也乃憂形於面與其諸子日夜營救候視而迎醫禱神與夫時其飲之涼熱節其食之多寡凡所以活吾四人者無所不用其極微吾仲麟氏盡為鬼矣仲麟于吾一家真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然吾寠無所為報願予敘其事章仲麟之德

庶幾吾之不忘於心者恒在人耳目以為美談也余乃嘆而言曰古者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無旅困之家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無不恤之難也良心之存乎人者不失故天下和平而民不夭札也自人欲橫溢各溺其私大防不修而至於崩決瀰浸震蕩之中父子不相保夫婦不相守而淪胥以亡者何限其禍蓋有原也仲容去鄉井而寓吾州既旅困於此矣又盡室以病而值時之不易幸而有仲麟之相友者為之扶持

也嗟乎世之病疫如仲容之至危者不為不多不幸而不得如仲麟者為之扶持而至於夭札者亦不少也使天下之人皆如仲麟之存心則親踈上下之間豈復有失所者乎然則仲麟之事固余喜聞樂道而仲容之命不可辭矣雖然余與仲容交而病不及知困不能恤仲麟之德人也余固樂道其事而又有愧焉則區區空言之為於仲麟之行事何如哉

贈余益之序 原註乙未

今年秋吾弟元儀疽發腰背間玩而不治歷八九日寖腫而大背若負斗米重乃懼而求治於人習灸者曰猶可灼艾遂買艾若食指大灼至百餘壯始痛不可忍乃止然猶慮其危而求治之心未敢遽已也友人慈溪髙君仲寶曰吾邑余君益之善治疽疽發於人身自頂達踵隨所在而治之無不愈其法不灼艾不用刃唯以其先所傳蜀僧秘方藥傅其內毒從水穀道出於臟腑無所撓而腐於外者有以易而新之未腐則不假外療能

保完若舊治疽如余君未見出其右者盍往迎之即走迎余君至視其疾曰是易為也多此火攻耳五鼓作丸藥啖之少寢覺患處若手搔然應其內微痛且痒氣殷殷鳴於腸已而洩出赤黃物三日之間藥五六進而內已清外已銷信乎其秘方足恃以活人也余舊聞疽發於背為難治之疾治之法莫良於灼艾灼艾既早而火力又至加之內滌則萬全而無虞以為治疽之良法無踰此矣孰知世有秘方藥能拔去其病本而枝葉其外

者不事剪伐而自落用力簡易取效神捷如余君之治疽者乎然則疽之治於余君者又良法之尤者也嗟乎治疽於一身不與治盜于天下者同一機乎漢有盜並起渤海天子以為慮一龔遂往治之而弄兵持弩之衆悉散為良民是亦不灼艾不用刃潛去其毒而有大功於人者也雖然血氣和則大疽不發民人和則大盜不起治疽者常幸天下之無疽治盜者常幸天下之無盜君子之心蓋如是乎吾聞余君之邑有永嘉陳侯為之令

陳侯善和其民無所疾苦則其心蓋未嘗不以無益為幸而余君之所深知者歟余君深知陳侯之心則其為人治疽也吾亦有以知其心矣於其還序以贈之

贈胡居敬序 原註己亥

至正十五年冬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奉詔至自京師命官討罪得專其柄于時文武才謀醫卜之士咸侍幄幙以從而淮東胡君居敬以宦門子弟齒弱而氣壯聰明强記涉儒書通醫道尤親邇焉居半歲授滛安簿不赴

乃東遊會稽探禹穴絶娥江謁漢嚴子陵先生祠墓而
至餘姚餘姚地僻山川夷曠風俗朴野偶有所適其意
因久留焉十九年春淮右謝公以江浙參知政事統其
軍臨寓餘姚公與其諸帥皆居敬舊所見者其遇於茲
無不驩然願慰知嘗值難衣服錢帛罄於盜欲周其匱
一日忽覓之不見問一市人皆莫知所往諸故人益念
之且謂其狂不改其初也不三月其軍去還浙水西余
於州郭遇居敬挈行槖野服麻鞋自東方來余問其向

留何地不得見居敬笑曰吾並海東行百餘里得深山窮谷遊七十日躋巖石翫雲霞露飲木茹而不渴不饑徽樂囊遺市舍動吾念幾忘返矣始余識居敬時談者言其豪放善飲酒棄財物若土芥歌姬舞女日列於前而不一動其心不知其果爾否也而鄭山輝先生又恒稱其能曰居敬於醫書無不貫通問其疑義即應口酬析歷歷有援據其治疾也若名將用兵取勝神速而常情不可測度居敬於醫可謂有過人之能矣余今年始

數與居敬接察其言行乃知其有過人者豈一能而止也哉夫人所趨者勢也所厚者利也所不能絶者女色也而居敬於勢素遠矣於利素薄矣於女色素不親而無所好矣何人之難能者而居敬又能之乎是真可尚已噫能人之所難能非高資不能也然資過高者往往有狂疾狂而克念則其疾有以治矣居敬能人之所難能固不可以狂目之然或者亦有近似者乎於其近似者而治之不少疏又非高資不可望也噫居敬余所尚

者而又余所望者尚而有所望能無言乎故有以贈居敬

贈蔡山人序 原註庚子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於天天之所為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盖知命為君子君子之心不蔽乎物而理無不燭理既燭矣於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

聽乎天之所為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已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溢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夭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茍聽之於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於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山人遜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即委分田野而無競於時非自

知其命者歟中年艱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而有以勸之於其富貴者勸其不溢不危於其貧賤者勸其不謟不濫於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為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已處人者歟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贈高生序

人之美惡係乎習習係乎所尚尚武者習乎干戈則思戰鬬尚禮者習乎俎豆則思恭敬是故君子必謹其習而善其尚也尚武者一於戰鬬則勇士而已耳尚禮者一於恭敬則何學不可進何德不可就哉是故君子欲知人之美惡又必觀其習而察其尚也觀其習而察其尚可以得其為人之槩矣吾鄉高生尚禮天資樸實人也當干戈之際無慕乎進取乃執俎豆之事於鄉校歷

三十月蚤夜周旋其間而恭敬之不忘非所謂尚禮者歟噫以今觀之尚武者何衆尚禮者何鮮也生以樸實之資尚禮矣苟一於恭敬而進學不已吾知其君子之歸而勇士所就惡可同日語哉其謝事鄉校也與之厚者徵余言贈之余於生既嘉其克尚於禮又望其進學於君子之歸于是乎言

贈白道士序 原註壬寅

神與怪孔子不語而後世宗老氏者往往能役鬼神毆

怪異則其法果孰從而傳之也余聞老子嘗為周柱下史周之法制載典籍者非其所掌而見之者乎按周官哲蔟氏掌覆妖鳥之巢其法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壺涿氏掌除水蟲則以牡橭其神死淵為陵以攻禜攻蠹物則翦氏所掌以太陰之弓射天神則庭氏所掌其官皆屬司寇以此觀之周之治法有非恒情所測者孔子於神怪不語有以也周公立政治天下得以貫顯幽者為之治孔子

立言教萬世不可以幽而無徵者為之教然則後世有
能役鬼神敺怪異無乃周公之遺法老氏得之而傳於
其徒者乎白虛氏自幼絶俗不羣委質老子法中修其
業甚顓能召雲雷致雨暘追擊鬼物以救人菑害以余
所知者言之州治東民舍嘗連夜有瓦石擲屋上達曙
有聲出門覔擲者無見也白虛為治之怪遂滅比歲夏
旱為吾州禱雨雨輙應此焯焯在人耳目者今年秋帥
閫官某侯又以白虛之弭菑有徵者謂余曰吾所寓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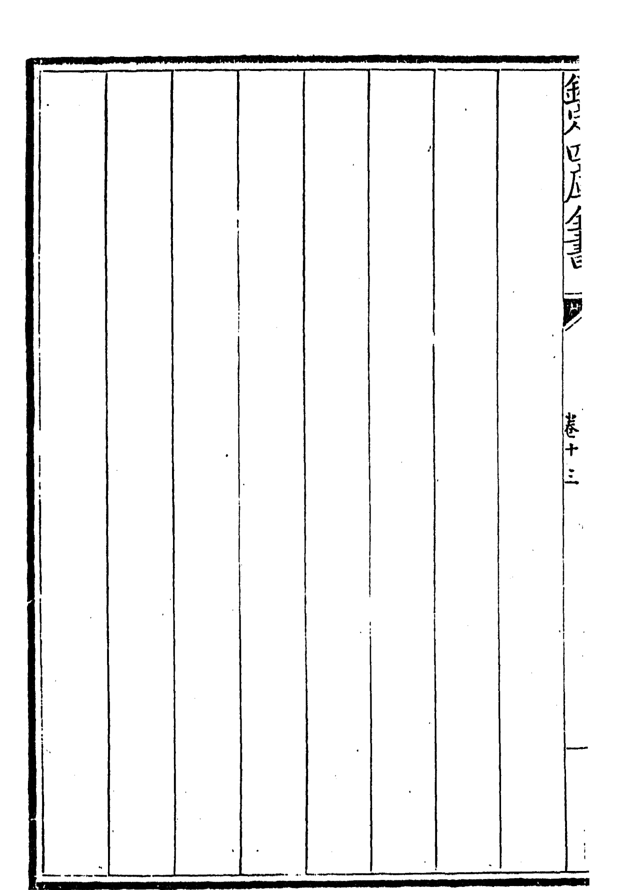
數有怪為人菑吾諸幼亦嘗菑樂不得治請白虛治之怪與疾俱去而吾居以寧虛有除怪弭菑之德於我我以金帛報虛虛弗受敢徵予一言以贈余於世之役鬼神敺怪異固意其傳有所自況白虛弭災之事余平日所知者又辱以其侯之命以言贈虛可以辭乎乃竊觧孔子所以不語者而援周官之所載者作贈白虛道士序

送雲巖觀提點隋君南遊還京師序

隋君明德以黄冠居雲巖觀有年矣雲巖在京師王
侯將相所遊息之地也君以至正二十有三年自燕蹈
海抵錢唐上天目望日出於海東過會稽探禹穴又登舟
甬東取海道至閩粤然後還京師是行也盖歷觀東南
諸名山與巖穴布衣采芝苓服霞露聽風泉猨鶴之音
而肆志於事物轇轕之表人謂其遂往而不返矣居無
何乃復步蛟龍黿鼉之宅望天子宫闕城郭以還其舊
廬而往時燕齊之士所從求安期羡門之道雖浩蕩怳

惚在其目前其安肯一躡其故迹也噫以隋君冠黄冠果不忘世若是使有遭遇如魏特進安知其出處不異於輩類也余考唐人才嘗怪魏特進者佐太宗濟億兆諆謨諫諍致貞觀之烈與杜房諸宰相並稱勲臣其人亦偉矣然其初則隱跡黄冠中落魄無所表暴豈憤世嫉邪無以泄其蓄遂有長往不返之志耶抑三代而降將相之傑出者多儲於神仙之流也觀漢留侯受書黄石為帝者師及曹相國用黄老之言治尚清静則其端

亦見矣於魏特進之事又烏足怪哉今海内若兵革已久治之復謀謨諫諍者隨所儲而奮也隨所儲而奮吾以人才望當世不狹矣隋君其處黄冠奚若哉其處黄冠奚若哉



庸菴集卷十四

元　宋禧　撰

記

兩浙都運鹽使司判官阿哈瑪特公惠政記

至正十三年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西域阿哈瑪特公以歲賦各有督分司明越二郡德刑並施官庶畏悅頌聲溢於途厥績孔彰越之石堰場賦最重其歲之賦畢輸於仲秋恒役是執者旣夷竈息力相與慶勞繹公之

恩不釋心乃徵文刻諸石其詞曰維國家奠中區包有外域物衆財阜庚積府蓄用之不匱軼前曠後厥維盛哉然宇內貢賦之筴浙江當大半鹽之賦兩浙者以引計之底四十萬通賈界內四分其直官取一焉而歲有恒征其給經費有餘矣車載馳負闐賣廣莫道不絕運東南之氓乃日勤於食比歲外難四起征討不輟物力大耗民用不靖有司湛溺故習益乘時肆志無所恤隱況貨利出入之藪法禁櫛密政柄嶽重神動鬼變易行

其胷臆者哉今公督賦二郡也正以飭已明以屏姦寛以紓困敏以集功故隷其下者仰之若時雨憚之若夏日靡有㴞法怠事者矣先是石堰輸賦者類利於遷延有嬰窘歲杪負重累者焉公則雨暘是視而緩亟其力故恒賦先期而畢輸氓之老稚熙熙然慶勞以寧且知恩之自出矣譬若慈父母愛厥孺子節飲食俾無疾痛若乃實愛厥子也石堰之氓以公愛已若愛厥子弗敢思是昧刻文示子孫以俟督賦若公者臨焉而事之有

則亦曰宜哉是歲九月既望餘姚宋禧記

聽雪齋記

至正庚子冬十有二月大雨雪於時華陰楊君志中自鄞過予而言曰前閩之浦城令任君其吾故人也縣北方僑居江南已久嘗讀書金陵之鍾山每雨雪篁竹間輙聽之不厭有宋王文公終老之志焉名其室曰聽雪齋士大夫為文章以道其志者頗衆及閱世故其室其文章盡喪之矣後就仕閩中而轉寓於鄞鄞又王文公

嘗為令處也周流困頓恍焉有鍾山之思而未嘗忘乎雪之聽願子有以記其名齋者將隨寓而揭焉予既辭乃曰風霆雨雪皆天之所以為教者乎而雪有形而無聲於草木之相遭則其為聲又希以微淡以幽非若金石絲竹之鳴於樂者鏗鏘動盪足以釋湮鬱發志意也是故雪之有聲於所遭也擁歌姬粉黛酣飲帳中者不聽迫凍餓以憂衣食亂心者不聽被甲執兵疾馳而深入志於滅冦者不聽然則聽於雪而不厭者非山林高潔之士神閑

而氣專者不能也方其聽以耳也而不知有身旣而聽以心
也而不知有耳終而至於無聽也又不知孰為天地孰為
萬物而孰為我噫聽雪之至者然也夫然則於富貴利達
有弗忘矣乎於貧賤患難有弗忘矣乎吾故曰聽於雪而
不厭者非山林高潔之士神閒而氣專者不能也雖然雪
之聽也忘富貴利達貧賤患難則可矣若以高潔之資
有得於希微淡幽之韻而遂以忘世又惡乎其可哉自兵興
以來生民之難極矣以江南言之饑饉癘疫無歲無之而

雪則鮮有今年冬大雨雪者三四談者以為時清歲豐民用平康之祥信爾則天下賢材不能無力於其間也予聞任君素致力問學有匡世之畧且方一為縣令江南而年又未老其可遽如王丞相戀戀鍾山雪竹間耶予慮其於雪之聽或者幾於忘世故又有是言不知知言者謂何如既以復志中志中曰然遂書為聽雪齋記而歸諸任君云是月十有四日餘姚宋某記

疊嶂樓記

今年春予以事適上虞之始寧鄉行山谷中若千里雖涉水石狎禽魚而一丘一澗必及之而後見稍得其勝則日已傾足已倦乃知貪多慕遠非衰朽者之所堪也因竊自念以為當山水之會憑高得其所庶可快意於一舉足一寓目之頃乎及抵賀溪姻戚倪君以道為余置酒疊嶂樓啟東牖以觀則臨緑野邇清溪襟抱夷曠而羣山踊躍自南而趨北者横亘二十有餘里蒼翠交積雲氣流動可翫樓之左右去數里又皆岡巒重拱與

之勢相屬脉相貫其鄉與吾邑接凡山之高偉與獻奇秀而競出者盡在吾目中矣向之所念不終日而獲之一何快也雖然余與以道望其諸峯則所謂丹山赤水洞天者在其東南十五里而近漢上虞令劉綱及其妻樊夫人昇仙之跡在焉余雖生長邑中未嘗得脫屣一往而覯其處常以為憾今老矣猶願採藥其山中侶猿鶴賓雲月超然以釋其憂患而未果也試以是告以道以道指其樓之前鄮山之南而語余曰此之丹山道也

子倘能往吾即與之偕

深秀樓記

上虞隱者倪翁谷眞子姻戚也翁與其從子性樓居其邑之東南羣山之間以深秀名之取宋歐陽公稱滁之諸峯者之語也性以其世父之命徵予記予不敢辭乃申其深秀之說為翁諸子性曷焉其說曰去乎淺露之謂深出乎庸陋之謂秀深與秀天下之物皆有之也以山言之其一丘一壑易盡其藴而不足動人耳目者非

深秀之可言也乃若層巖疊嶂與穹林長谷委蛇出没於數十百里之間窮日之力而不能底其極焉斯可謂山之深者歟高下有位俯仰有容起伏趨立開闔往復變化百出而各若有其情蔚之以草木煥之以雲霞昭之以日月流之以風泉麗厲汙濁之氣無自入焉斯可謂山之秀者歟噫於山而見其深秀固也孰知夫深秀之在人者又不可以衆人之見見之乎觀於古若王楊盧駱之輩非無文矣而浮躁淺露者不可稱其深也又

若劉荆州二子非不出於華顯矣而豚犬其為人者不可稱其秀也夫深秀之不可稱者固比比有其人而極四海亘萬世則又未嘗乏其深秀者也考於載籍可見已噫在古者如是生乎今之世者獨不可以為古之人乎吾嘗觀於倪氏矣谷真翁有潛德以寛厚長者稱於鄉黨性早孤而教於其世父與其母夫人者甚篤明慎温恭出其天性而問學不自晝翁之二幼子雖得之晚年而端敏向學所至未易量倪氏之子弟若此獨不可

以為古之人乎然則登其樓者有覩人之明豈獨見其山之深秀也哉夫以深秀之在山而不知有諸已者惑也深乎其造聖賢之奥秀乎其為萬物之靈而淺露庸陋之號不得以加之是則其人之所宜勗者矣予於倪氏有姻戚之好慮其諸子性之居是樓者以深秀之稱在乎山不在乎已而於其所宜勗者有所忽也於是乎言至正丁未九月十日餘姚宋元禧記

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陳侯督賦石堰場善

政記

江浙行省分治浙左之明年左右司員外郎天台陳侯總督鎮兵於餘姚餘姚之民旣恃若河山以衛以育父母妻子不析於難又明年石堰場官吏民衆慕侯之政願兼董其職乃請於分省分省從之其歲至正二十年也餘姚固瘠邑石堰為場即餘姚北鄙而置賦鹽重他場入國家來嘗增至九千引引四百斤煮海之户隆替不恒而有恒賦以困於賦重竄徙隕絶者不勝計見在民

又多匱乏愁苦其耋稚無寒暑宵晝悉詣竈所煮斥鹵直薪火終歲劬役食衣恒弗周至病也場賦之登虧令丞等與其民同紓窘通忻戚國法不可玩焉今為令者王君某為丞者鄒君某皆石堰人以石堰至病白分省得減賦賦六千餘引又以賦之出內有內阻外侮之不虞乃與其民衆謀曰場之賦辦至艱非得上官寛而有為者董之吾人與若等俱獲戾矣衆曰然是以有侯之請侯被省命即下令石堰禁苛蘇瘵具有紀度賦成於

竈竈輸於場場輸於檢校所内外率經彊弱遵分無倖
利無溢患故是歲冬十月厥賦告登而功軼於舊寛而
有為者之效可睹已初侯督行軍過餘姚有誣鎮將有
異圖者討計已定將發侯力止之故民不見難後以總
督鎮兵至輙弛四門禁通民夜出以救涸田履田督之
務持大要纎細無所親故任事者得展力底有成績他
若銷弭灾慝没其跡不以徼譽衆口者又曷可具載噫
仁人恤類厥心靡有極力所逮不擇地而設觀侯之治

狀匪獨著惠石堰者足紀也石堰官民謀刻石紀惠而取語逮鄙野謝不獲乃列次其語如右侯名某字某古靈先生八世孫以學行世其家而有文武才畧云是歲冬十有一月辛未州人宋某記

高節書院增地記

國朝於天下祠學所謂書院者例設官置師弟子員與州學等嘗詔有司以閒田隙地係於官者歸之學院以贍廩稍之不足然仕於州縣者往往局於米鹽獄訟之

頗能致意學校以應明詔者葢少矣至正九年夏河南郭公來守餘姚既于孔子廟學究其事力之所至矣復以州有先賢祠學曰高節書院者乃漢嚴子陵先生丘墓所在而建者焉先生之風誠范文正公所謂大有功于名教者故搢紳大夫即丘墓所建祠立學以致褒崇之意公又慮其田租之入尚薄不足贍學士於是爲覈雲柯海濱之地得四百十有六畝繼覈汝仇湖田又約四十有五畆悉以歸之高節之建始自宋咸淳中沿海

制置使劉公翴至今八十有餘載矣守是邦而圖增其產者前後僅數人郭公又士論之所歸者山長應君仲珍前攝書院劉君彥質謀刻石記實祈文于余余因歎而言曰三代學校之法莫備於成周成周之時民皆百畝其田於其入學之費必有以自給故學官養士之法獨無聞焉後世貧富不均士之力於學者勢不能兼農工商賈而多阨於貧窶今聚而處之學院於其口體有所養矣然自學者而言則心志之養尤不可缺養其心

志而無餒焉雖併日不食亦不能病其所學者矣范文正公之讀書南都學舍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亦嘗有廪稍之賴乎至其為治則記嚴先生之祠固以廉貪立懦為言孜范公之志聞嚴先生之風士之肄業於斯者亦可以自勵矣況以郭公之能致意廪稍而内外得以兼養士亦何憚而不進于聖賢乎予既服公之為人又重應君之請作此記以勉夫學於斯者郭公名文煜字彦達嘗仕于朝有聲矣其為是邦治行甚優當有論

著

虞家城記

余避難梅川時胡處士達道嘗謂余曰鄉有虞家城者父老相傳爲虞世南宅基吾壯歲猶見其遺址高一丈許厚三丈餘吾祖母出其地余因與其從子惟彥過其處則其址之厚如處士往歲所見髙則四尺餘耳周圍度之為丈百有五十旁近居者多虞氏按輿地志及孔膵記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在餘姚嶼山南郡志謂治之

東北三十里有嶼山今所謂虞家城正在其南二里許
國宅此無疑謂其宅在治西一里靈緒山南葢郡志誤
也郡志既誤而此相傳為世南宅基者意世南亦居是
地鄉人自其盛者傳之耳按酈道元水經注云虞翻嘗
登是山望四郭戒子孫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禄位當過
于我聲名不及爾然相繼代興居江南必不昌諸虞氏
由此悉居江北又云山南有百官倉即虞國舊宅據此
則緒山別稱嶼山而郡志沿之殊不為誤且虞氏奕世

貴盛多開第宅據翻之言固有居江南北者又不特專此城以居也顧其城厚完非永興輩其力或不能辦此

碣記

謝都事善政碣記

餘姚越屬邑而介山海厥土儉瘠殫力事田作甚苦釋鋌爻即匱食者十七八甲乙戶有田數百千畝瘐於公供私給靡有逸樂當國家承平時猶然況兵革既興天下愁痛墊溺八九載而餘難寖迫茲土哉茲土雖僻小

民命實夥不可無保障者為之依戴也江浙士宇弗靖行省視浙東為善地行臺又遷治於越皆急於征謀需歛州縣其使交集罔克悉應浙東既置分省所屬儲餽唯統兵官所酌用詔旨也至正十八年秋七月天台謝俟以分省命治賦餘姚政出一已衆獘盡去凡所令期悉符民情厥賦早輸而箠不一施民既悅服於是耋艾羣控分省請俟鎮綏其地分省重違衆志乃屬俟餘姚總制其軍民事益休息焉比再至士庶迎於郊婦女瞻

於門而兒童歌於衢既視事訟牒盈案剖决明捷吏不能欺民益以懐於時朔南中阻繇海道以達而餘姚為要衝且密邇省臺往來之使日夜沓至直傳舍以奉食飲者其費百倍於昔尤疾苦焉侯以法裁其宂横困不至踣布治彌月衆目漸舉㑹分省出師而西旌甲蔽野衆懼不能共億侯庀材任事一夕而令行於境過兵有餉屯卒有廬山野之氓橐資糧負薪芻絡繹於道肅然有度胥吏之跡不涉都鄙而事益集民用無恐侯之力

也明年春督造御茗於餘姚慈溪境上以先時有病於民備洛其故且屬薦士以輔宿苛乃除民無怨焉既而侯請分省請去餘姚官吏士民曁浮屠老子之徒咸觸事以思曰傒其還時侯同姓左丞公統所謂長槍軍至自衢婺協力分省以障東土而餘姚上虞填駐其衆未幾流言胥動民以為慮分省乃還侯於餘姚單騎而至三日其軍俄儆嚴擁列江滸左丞公使要侯至軍門即策馬以往公告以流言曰甚侯慷慨與辯辭理俱到公

改容曰吾乃今釋然矣即日以其軍去且飭將士毋暴其境斬不聽令者數人於是殆者以安侯故也其夏六月不雨苗始秀幾不穀矣侯走禱山川之神其雨輙應公私藉之前是侯屢請去其去止繫一州咸喜而衆不忍釋分省知其然孚任益至故有徳於餘姚甚厚餘衙其徳者既上下一情眷戀愈篤且圖永遠有徵而不忘乃相與取著其美於石而繫以詩侯名某字玉成世篤古學凡所以行已為物一出於懇怛故其為政獲乎人

神如此初授臨海丞以功累轉某官今為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其詩曰越有屬邑僻在海濵土力既竭民劬而貧其有富人所貯亦薄日急於公胡能燕樂時平尚然況值世難不有保民曷紓其患其患既紓敢忘謝侯顯幽達順乃承厥休蚤繹古訓志於及物際艱而施其忍自佚著績斯邑特見其端展治而溥所履以安俟無遽違以慰民思匪侯曷恃尚惠於兹

哀詞

巽菴先生哀辭原註壬辰

至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吾鄉巽菴先生楊公卒年八十有六鄉之後先生而生者無長幼皆走哭而哀之元禧始以里中童子拜先生於床下出入其門而受其教誨飲食之賜者二十餘年於兹於其没也蓋有不勝其感傷者非特哭一已之私而已也既形之於言而為詩矣詩之不足者復作哀辭以見云

戴天履地人為貴兮彞倫以叙賴人類兮芒芒九土紛井邑兮生乎其間物揖揖兮有賢有愚莫之均兮不有人望孰蒸薰兮德無貴賤輔王化兮治者在邑僚代謝兮鄉有君子教則久兮淑厥後生俗以厚兮仁義感應古今一機兮所恃者亡云胡不悲兮火中其運寒暑乃退兮顧瞻顯微善類日瘁兮我衷先生匪懷私兮以占以憂來者不可知兮